是等衆種種哀哼百千種言戀慕於佛帝釋語言止止已足汝今可不憶念大仙少語佛告比丘諸行無常無得住者不可體信是變易法一切聚集歸散會滅高者必墮合會必離有生必死一切諸行猶如河岸臨寂之樹亦如畫水尋畫尋滅亦如泡沫如燄上露不得久停如乾闥婆城暫爲眼對人命迅速疾於射箭速行天下疾於日月人命速疾過於是天無常敗壞應當解知若於佛事有不足者不入涅槃佛事周訖乃入涅槃以此佛法付囑人天以此重事與聲聞弟子向無畏寂滅處去諸有苦盡更不受生汝等不應生大憂惱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汝盡偈經

失譯人名

一百二十章

尊者迦旃子　體道修律護　見諸卒暴者
以偈開法路　心當懷愴恨　思惟悲感事

常勤務精進　顧後大恐懼　正法垂欲滅
人年纔壽百　正法之光明　在世不久沒
正法已滅盡　比丘衆迷惑　當捨諸經法
聖覺之所講　及受雜文章　廢損佛所說
見訓諸淺經　心意爲欣悅　常當共諍訟
違教背典經　展轉興誹謗　各各相慢輕
愚癡課難化　無智如株杌　卿無所別知
不學佛正法　釋置經義理　更互相求短
吾身所聞傳　獨步無儔伴　持中以著下
舉下著於中　不復識次第　所說貴不窮

證據設乖謬　反說無本末　聞受皆浮漫
講論無清話　斯徒衆惡意　誘訕於和尚
見尊覩師父　憍慢不崇敬　是等共辯諍
心念甚愁毒　著世慕豪富　墮縛不自覺
我覺甚眞諦　卿誠無所知　卿講殊倒錯
我言順典義　各各共諍訟　用生毒害心
貪得利供養　隨俗共浮沉　習樂於居崖
不能自拔度　從貪共談話　但說世間務
時諸比丘捨　樹間及閑暇　行止於聚落
閑中立精舍　喜樂於憒擾　不慕處靜默

展轉相侵欺　以自養妻息　或時有比丘
客從遠方來　寺主先自安　閑居乃聽之
妬其所止居　嫉其有德名　亦嫉於族姓
又復悕法經　見遠方比丘　顏色不悅和
得其捨之去　於心乃為快　貪著於供養
用興毒惡嫉　務莊相貢高　由是成忿失
常念瞋恚惡　憍慢為自大　所求無猒足
恣意隨塵穢　毒事不應行　不欲誦受經
終日笑歌舞　旦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
言不及經理　但說縣官賊　流俗行來事

假使有學者　衆人所供養　羨者求出家
言學比丘法　假使有學者　白衣所崇敬
務於雜碎事　因是得名聞　所行不如教
自從利養起　其年既幼少　多畜衆弟子
其心懷諍亂　不能究所學　沙門二三年
廣畜諸眷屬　莫能謹慎戒　墮落於邪見
或有說斷滅　或有講有人　已住如是學
墮惡人髮髮　門徒多鄙猥　少年相圍繞
或時甚枯旱　或時復大水　雀鼠及蝗虫
災害並輻至　五穀普罄匱　民庶咸飢饉

窮逼於餓口　出家求安隱　便行作沙門
不調越軌度　不解於禁戒　衆會無救護
苟且無羞恥　不能修慎行　亦不樂法會
汲汲著財養　以非法爲法　所說違道義
舉罪及輕重　亂經背賢規　集會至夜半
鬪諍事彌滋　然後乃說經　粗略不周備
希簡說禁戒　具足鬪諍事　處處失義理
故正法滅盡　適共鬪諍已　遂乃結仇怨
諸魔及官屬　用斯得人便　諸天龍鬼神
求欲聽經教　傾企遲聞法　但更鬪諍訟

諸天人懷恨　不可比丘行　行來共講言
佛法欲滅盡　吾等捨天樂　故來欲受法
不得聞正法　不如棄之去　其有尊鬼神
心樂佛法者　不念諸比丘　不復行擁護
於時弊鬼神　兇暴行毒害　取比丘精氣
令命無有餘　比丘多疾病　羸劣無氣力
失神顏色變　勤苦遭衆厄　展轉相憎嫉
疾病不相瞻　或有至死亡　無護橫夭終
貪著利財寶　衣食無限節　曉知習俗法
邪業以自活　販賣規賈利　出入求生息

志尚存忽務　孜孜無懈極　樂於雜碎事
求利欲救命　棄捐度世業　細務自嬰累
衣服不整齊　儀節不閑修　不能將順行
如野馬獼猴　遥見賢比丘　分衛知止足
遠近罵詈之　言不順禁戒　如今日比丘
澹然無過失　彼時諸比丘　默聲犯衆惡
偷苟無羞慙　懈怠懷姜意　斯等將來世
反當見敬事　有仁賢比丘　具足知廉恥
於彼失法時　乃更不見待　譬如師子王
處在林樹間　豺狼及犬狐　不敢食其肉

命過身出虫　還自噉其肉　晝夜共噉食
毀滅其形體　能仁大聖人　泥洹滅度後
諸地水火風　不能毀佛法　世間珍奇寶
不妄忽自亡　倉金出於世　紫金乃不彰
正法在於世　終不自沒盡　因有像法故
正法則滅盡　譬如海中船　貪重故沉沒
佛法斯亦然　利養故滅盡　脩經及聖典
以此爲正法　以法違於律　以非作法義
諸邪見異學　五通諸學士　不能毀法義
及所興布施　其從釋迦文　因佛作沙門

當毀於正法　令法至滅盡　計劣諸男子
除髮被袈裟　皆當敗正法　令典沒不現
不肯順禁教　戮力存法務　忿心從所樂
猶如塵鼓驢　于時諸學人　受取妄保任
改定其券別　令錯所寄信　畏於縣官吏
怨賊及債主　戰戰相惡難　恐怖衣毛竪
耕種及治生　遭值諸吏卒　朝夕習穢欲
衆患所見惱　將有三惡王　大秦在於前
撥羅在於後　安息在中央　由於是之故
正法有棄亡　夷王大兇惡　處在於北方

興師伐惡國　傷害諸萬民　輕毀諸沙門
多犯於衆惡　毀壞佛塔寺　破敗學精廬
當於爾時世　郡國皆丘墟　是等皆恐懼
愁憂而懊惱　捨其北方土　奔趣于中國
病瘦目不明　厄瘵無氣力　不能捨北方
當爲其所賊　時少年比丘　不務沙門者
便當脫衣服　恐怖欲自全　於是中國君
當來伐夷王　既已誅夷王　來還居監尼
彼有尊比丘　名號曰尸師　博聞靡不達
能悅諸國王　王聞尸師言　心意懷欣踊

頒欲請衆僧　興設大布施　遣使詣十方
宣命於諸國　諸人來詣此　今當大布施
諸僧皆集至　其數有百千　遭難皆憔悴
願樂見大施　諸比丘已會　百千設備足
展轉相推求　各各相問訊　仁和上所在
阿闍黎所至　常所從沙彌　惡師今所師
或傷或死亡　或亦見驅逐　比丘既相見
啼哭不自勝　彼時諸會者　其數百千衆
懷惱失顏色　樂見大布施　四面並雲集
同會十五日　講說佛典戒　尋復相忿鬪

斯等既忿鬪　展轉不共和　尊比丘教告
諸比丘默然　吾當說卿等　示有佛法律
聽我之所說　無得亂語言　計此閻浮地
沙門佛門徒　會同當共和　不宜長嫌故
有大比丘衆　其數有百千　欲得學道義
往會十五日　有大比丘衆　雖有百千數
我學設明達　卿等不能知　設有一比丘
學能達設者　便可說本末　我學知其經
時有一比丘　所學普通達　有德名須賴
如是師子吼　即時從座起　又手而住立

稽首者年足　便當師子吼　吾不懷狐疑
其心無猶豫　身所學經戒　今設爲通利
吾亦無衆難　心亦不進退　吾所前學者
法律無所疑　通暢於經典　明達於道義
吾所學如此　諸賢宜奉持　卿不達衆經
亦不解法律　云何尊者前　而多自稱歎
尊師惡弟子　性光懷毒害　其名曰阿斯
即便害須賴　時有大鬼神　信樂於佛法
手自執金剛　遂打殺阿斯　當于爾時世
地六返震動　四方自然響　非人擊霹鼓

至爾時四方　當有四大烟　又復四大火
上方四面墮　於爾之世時　世間爲幽冥
從是往不返　生民設愚癡　黎庶無央數
悲哀懷懊惱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未盡
曾見佛鬼神　信樂於道義　縱身自投地
號躃不自堪　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
今日最末世　佛正法滅盡　從今日以往
無復說經典　法律及禁戒　當何從聞聽
諸天樹木鬼　曠野居神明　悲感心憂惱
宛轉不自寧　法燈爲已沒　正典已毀滅

今世最崩頹　法鼓不復鳴　諸魔設歡喜
衆會相慶賀　舉手而讚言　今是佛末世
却後將來世　當有是患難　益當加精進
勉力求度脫　譬如有賈客　失時心懷惱
故宜加慕勵　無得復後悔　聞時道法興
經典普流布　說法者常存　勤心修佛教
今日四輩人　展轉相恭敬　聞佛法尚在
夙宵加精進　身體自康強　未遭老病死
以故當懃勤　念後大危懼　及時諸國安
無有衆患難　豐熟乞易得　奉修佛教禁

少門解羅刹　聞是法教戒　前稽首作禮
耆年迦旃子　惟吾身戰慄　毛竪心爲寒
失志不知法　不復識方面　今我聞此言
心生大恐懼　將來世見此　安能心不碎
尊者迦旃子　興此悲哀已　則爲諸弟子
說正法未盡　（廿九）　（廿三）
三百歲多解脫　三百歲聞戒定
三百歲修佛寺　入千年責怨害
諸比丘樂無樂　習獨處牀席居
在於彼行無方　當降伏諸愛欲

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經

佛治身經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佛言當學工語不沙門法行獨一處坐但當正意一處一卧一行不中正一爲曉身受經亦獨居還使千人一人勝千軍中人能得勝餘勝已勝身常爲勝無力亦不勝摩訶藍亦不能已勝不能作不勝比丘勝乃不勝先爲自身定政教後教餘爲諸輩如我自身上頭隨法行便教餘人如是易教已身如是如教他人已得身教意不復難教餘欲教餘先自教還使自教從身教得黠爲自身他故教多人亦莫犯無有極自身爲自念無有極自歸無有過身自歸不如自歸諦教身已黠得歸已黠便得法已黠便得戒已黠昆弟中不復憂已黠便得樂已黠不復憂自身自歸身亦